

我对汪曾祺的研究，正式开始于1981年8月我在《北京文学》发表的近万字的《动人的风俗画——漫评汪曾祺的三篇小说》。当时，我还没有见过汪老本人，我内心赋予这篇近万字的长文太多的内涵：一是作为家乡文学后辈的我，对乡贤的敬意；二是从此文开始，我与汪老建立起正常书信往来。到去世之前，他总共亲笔给我写过38封信。此外，也是从此文开始，不但我的写作多次得到汪老的指导与关心，他还信任地将他第一次出文集的重任全权交给我负责。1993年9月，这部4卷5册的《汪曾祺文集》，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，短短一年之内连印5次，获江苏省人民政府颁发的第三届江苏文学艺术奖。

汪老生前从一开始就亲切地称我是他的“小同乡”；后来，他在为有我主编的《汪曾祺文集》写下的《文集自序》中，亲切地称我是他的“朋友”！我觉得愧不敢当。

1940年的最后一天，我出生于江苏高邮东乡一个名叫“南荡村”的地方。故乡地处偏僻，交通不便，经济欠发达，但民风淳朴，崇尚耕读。我生活这样的环境中，从小就喜欢看，居然朦朦胧胧遐想：长大以后，做个识文懂礼、自食其力的文化人。12岁，父母节衣缩食送我出外求学，我对文学之爱逐渐加深。1959年秋，我考入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，年末，一篇不足千字的文艺短评在上海《萌芽》杂志发

故乡的温情

陆建华

表，迈出了我在文学道路上的第一步。我的写作之路终于慢慢走上正途，与汪曾祺有密切关系。

改革开放后，一度搁笔当编辑的汪曾祺复出文坛，以独具一格的艺术手法，写下《受戒》《大淖记事》等一大批以故乡高邮的旧生活为题材的作品，震动文坛。当时，有不少人打听，“从哪里冒出来的汪曾祺？”我与汪曾祺同乡，与汪曾祺的弟弟汪曾庆高中同班，因此要比一般的研究者早二三年开始研究汪曾祺。那些多年来从高邮当地生活中了解、采访、积累起来的大量原生态素材，对正渴望了解汪曾祺的广大读者来说，是及时的，也是需要的。我也因看清属于自己的写作方向而欢欣。1984年8月，我调到省里工作，人生命运发生重大转折。几乎与此同时，我下定决心，今后就将研究汪曾祺和“说真话、写真人、抒真情”的“三真”散文写作，作为自己的终身追求。

1920年3月5日，汪曾祺出生于高邮。1939年夏，19岁的汪曾祺离家辗转多地，不远千里奔赴昆明，报考西南联大中文系，就是冲着西南联大有朱自清、闻一多、沈从文等著名学者。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时，在沈从文的指导下开始发表小说，崭露头角，受文坛瞩目。上世纪50年代，他一直在各种文艺刊物做编辑，后来又调入北京京剧团担任编剧。新时期到来后，汪曾祺在时代感召下复出文坛。他对改革开放充满感激之情，这是汪曾祺发自肺腑的真诚的爱。高邮人对汪曾祺创作上取得的成绩，感到自豪和骄傲，“古有秦少游，今有汪曾祺”的高邮民间评价，迅速传播开去。

去年是汪曾祺诞辰105周年，4月6日的《新民晚报·星期天夜光杯》“记忆”专版，推出《人间送小温——回忆汪曾祺》专版。此版由资深编辑郭影策划，由我撰文、提供图片。郭影在专版开头写了诗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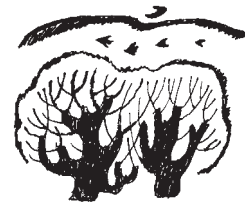
导语：“汪曾祺是名副其实的好作家，好老头。”他出生于春天。这个春天，我们读一读他的故事，品一品他对故乡的情，对人的温。”我则在全版的最后，满怀深情地写道：“作为高邮人，我为自己与汪曾祺同乡深感荣幸；作为文学爱好者，我为宣传汪曾祺努力做些力所能及的具体事，觉得快乐。”

空闲时回眸走过的路，我曾出版8本关于宣传、研究汪曾祺的专著或评论集，稍感遗憾的是，汪老生前从没有为我的书题写过书名。并非我没机会，而是不忍叨扰汪老。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这个遗憾却在他辞世20年后，意外得到弥补。

1993年上半年，我在主编《汪曾祺文集》时，注意到江苏电视台文艺部新创办的“文学与欣赏”专题栏目，开播后的收视率不断攀升。我灵感忽至，特地到电视台与台领导和专题片导演协商，建议他

们拍摄一部汪曾祺的专题片，得到他们的热情支持。导演景国真才思敏捷、思维活跃，听我介绍了汪曾祺的有关情况后，当即提出专题片就定名为《梦故乡》，还不无幽默地对我提出两个要求作为“交换”，一是请汪老为专题片题写片名，二是请汪老创作一首主题歌。我当然迅速与汪老联系落实。专题片《梦故乡》在3个月内摄制完成并播出，反响很好。这是汪老生前拍摄的第一部，也是唯一一部保存有他原声和影像的影视资料，弥足珍贵。中央电视台很快转播，汪老写的主题歌《我的家乡在高邮》，至今仍在传唱。

2017年5月，为纪念汪曾祺逝世20周年，高邮市委宣传部邀请我主编一部汪曾祺写故乡高邮的作品总汇，全书70多万字，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，书名正好用上汪老为专题片题写的“梦故乡”，后该书被评为2017年度“中国最美的书”之一。我主编的书终于用上汪曾祺生前亲笔写下的墨宝，再无遗憾。



“人各有所长”，这话中听，且所言非虚。但长处和“长处”，却有区别。真才实学之“长”，自是老坑翡翠，越打磨越见光彩。可世间另有一种“长处”，实为短板的遮羞布、心虚的挡箭牌。它披锦袍招摇过市，却是败絮其中。

这类“长处”的脸谱，着实生动：开口舌灿莲花，声如洪钟，能将枯枝“说”成金条，可把死潭“谈”出浪花；落实时却双腿挂铅，畏首畏尾，连门槛都不敢迈过。此等“虚功”练至炉火纯青，实干却如霜打茄秧，蔫然垂首。这哪里是啥长处，不过是用浮华的包装掩盖内核的空洞罢了。

“虚功”如野草，割不尽、烧不绝，病灶在于评价标尺生锈。尺子一旦变形，重显绩、轻潜绩，重口号、轻实绩，便催生一群唱功好、做功差的“戏骨”。他们深谙“数字出官”的窍门，把干事创业的舞台变成个人秀场：汇报材料字字珠玑，工作现场处处漏风；形象工程光鲜亮丽，民生实事无人问津。这令人想起古时那位专治驼背的庸医，将病人夹于门板之间，直是直了，气也断了。他还振振有词：“我只管治驼背，不管人死活。”可笑之余，更当警醒，若只求表面上“形直”，却不顾内里真正的“性命攸关”，再热闹的显绩，终将是沙上之塔，根基尽毁。

鲁迅先生一言以蔽之，“捣鬼有术，也有效，然而有限”。此语入骨，道破“虚功”之局限。历史如镜，照尽荒诞。赵括纸上谈兵，自诩兵法娴熟，长平一役，40万将士为其“长处”殉葬；王莽礼贤下士，演得比谁都逼真，一旦大权在握，面具碎落一地，笑柄千古不绝……历史这位判官最是清醒，它记不住任何粉墨登场的表演，只在实干者的脚印上，刻下不朽的铭文。捣鬼者纵能一时喧嚣，终不过昙花一现。唯以实心行实事者，方能在时光的礁石上留下真正的刻痕。

破局之道，贵在治本。当校准心中那把明亮标尺：以实效为刻度，以民心为准星。莫羡花拳绣腿的绚烂，要着开刃见骨的锋芒；勿迷舌尖绣花的精巧，要验清内里的成色。大禹治水，三过家门而不入，留下的不是华丽的演讲，是疏导九川的汗渍。李冰父子，接力修堰而未曾留下片言豪言，传世的不是碑文，是都江堰两千年的涛声。世间不朽，从来都是时光与匠心持续淬炼的结晶。

虚花无果，空言无益——纵有偶得，不过一坛酸醋，倒牙而已。世间至理，大抵归于一个“实”字。与其苦心经营一戳即破的“长处”，不如沉心静气，练几样真本事，做几件暖心事。

莫把虚功当长处

周明华

与书同坐片刻

北乔

生活中，有许多与书有关的细节和画面，一直驻于心里，美好又温暖。

早年，我将一斗室整理成书房，狭小、逼仄，没有窗户，我偏偏取了个“阳光草堂”的名字。为了在有限的空间里多放些书，我定制的书架直接顶到天花板，码在书架上的书，成了另一堵墙，这反而辽阔了一切。我喜欢关上门，隔绝外面的一切声音，只静静地与书待在一起。有意思的是，我从没有感觉这小小的屋子有压抑之感，呼吸反而很舒服。我一直认为那是我最好的书房，正因为此，虽说现在的书房与当年的完全不一样了，我依然称之为“阳光草堂”。

有段时间，我在图书馆工作。我喜欢看着学员们进进出出，借书还书。恰巧阳光可以照入室内，不忙的时候，我会搬把椅子坐在书架之间。书库没有旁人，只有我。有些阳光洒在书上，仿佛是书中的文字逸出的光芒。有些阳光洒在我身上，像是在模拟我的心绪。书香参与了我的呼吸，恍惚间，我成了一本书。这样小坐片刻，挺好的。

这些年，我在不同地方的多个岗位上工作过，现在想来，最让我幸福的还是能在书架中间小坐片刻的那段时光。

我也喜欢看他人读书的情景，始终认为人在读书时最美，最有神采。

在街头、地铁，或是日常生活的一个角落，但凡遇见正在看书的人，我总会忍不住凝望。有一年，我到了西部的一个村庄。村里人不多，那种安静的感觉，让我既熟悉又陌生。村子最西头那户人家破损严重的土墙牢牢攫住了我的目光，而院子里乱糟糟的样子，真的让我无法描述。屋内的境况，比院子里更甚，唯有坐在其中的孩子，成了这片昏暗里唯一的清爽。那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正专注地看书，全然没察觉我的到来。屋子又湿又冷又暗，他却完全沉浸于书的世界。我站了两三分钟，沉醉于眼前的画面。和他打招呼，他抬起身的同时，把书藏在了身后。朴素的脸庞、清澈的眼神，带着淡淡的害羞。他读的是《三字经》，这让我有些意外，又莫名生出感动。没多久，小男孩的父母回来了，我和他们聊家常时，目光几乎从没离开过那个小男孩。临走时，我给了他父亲几百块钱，并请他一定用来给男孩买喜欢的书。

就我个人而言，我偏爱读杂书，读那些看似无用的书。想当年，我在武警中队时，把俱乐部里100多本书全看了一遍。书不算多，可种类很庞杂，从烹饪到养猪技术，从文学到哲学，从中医到武术，每一本都看得有滋有味。

与书同坐片刻，便会拥有一束光。这束光，照亮了我的生活。



▲水彩《洞庭渔光曲》，作者黄铁山，中国美术馆藏。

大地

本版邮箱
dadi@peopledaily.cn
本版责编：程红

欢迎广大读者来稿。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，非一稿多投。

把一把地扯着船上湿漉漉的水草，再用木叉将水草的根部摁到水底的淤泥中，动作娴熟，一看便是个老把式。这时我才发现，所谓的“船”，是用两块泡沫板拼凑叠加起来的，比一张竹床大不了多少，上面堆放着六七袋水草，把“船”面压得很低。老人仿佛从我的惊讶表情中猜到了什么，将两腿在水中摆弄了几下，表示很安全。

我问胡师傅种的什么草，他捋

老人扯起一把水草摁进水底，扭头告诉我，他们家乡有一个水草公司，培育了几百亩水草，常年有几十名工人全国各地种水草，每人每天有200元的收入。

我问胡师傅一天能栽种多少水草，他伸出两根手指晃了晃：“两亩。得包栽包活。”又补了一句：“你们这条河，够我们栽一个月。”

小船晃晃悠悠，引来许多晨练的人驻足观看。

种水草的胡师傅动作麻利，一手抓水草，一手持木叉，一会工夫就种下乌泱泱的一大片。一问方知，他干这种营生已近10年，跑遍了大半个中国。还不无夸耀地说经他手种下的水草，能装满100辆大卡车。

告别种水草的人，我对自己家门前这条古老的河能够早日恢复清澈充满了期待。

种水草的人

许俊文

出一根约一米长的水草，示意给我看。这种水草我认识，名叫鸭跖草。胡师傅纠正道，他们江西丰城那边叫“水上漂”，这种草种在水里，生长速度快，可以吸附悬浮固体物，能净化水体。

“你们是从江西来的？”老人边点头，边继续栽种水草。看来，他不愿为我们的对话耽误手中的活计。他们是按劳计酬。

一场酥软的夜雨，润开了沿河铺排的海棠和红叶李。

天刚亮，我便沿着城中的清溪河漫步。这条曾留下李白“清溪清我心，水色异诸水。借问新安江，见底何如此”的河，近年来，一俟入伏，因雨量减少，水质就会变差，散发出异味。

沿着河岸缓行数百步，前方的河面上有几只小船，于薄雾中晃动。远远看去，船上的人好像在忙碌着什么。我的家紧靠着河边，对这段河流上的几位船工不陌生。从船的形状和船工身上的安全服看，那几个人显然不是打捞河面漂浮物的环卫工，更不是开游船的师傅。

好奇心驱使我走过去。近前一看，原来他们是在河里种水草。

清溪河是这座江南小城身上的一根血脉，两岸花木挤挤挨挨，平时对种草、割草、修剪花木已司空见惯，而种水草还是头一回见。趁他们靠岸，我凑上去攀谈起来。

这位种水草的老人姓胡，估摸60岁，身板硬朗，个头矮小。细而长的眼睛，与他瘦削的面部不是很协调。胡师傅说话并不耽误干活，一

扔掉厚重的棉袄，嬢嬢收拾洗刷完毕，从厨房走出，吆喝一声还在房前追鸡逗狗的我。嬢嬢背上大肚柴背篓，我飞也似的冲进柴房，取出木制金箍棒，跟着去巡山了。

走在冰雪消融的山坡上，嬢嬢走两步就蹲下来，从杂草丛生的田埂野地间识得那些先发的植株，青蒿、佛耳草，轻轻掐下嫩尖，随手丢入背篓中。我蹦蹦跳跳地跟着，插插溪水里的淤泥，好让深藏其间的睡蛙可以省点气力爬出来，从地上拾起石子以抛物线飞出，掠过一组过路的斑鸠。等到日落近山，夕阳变成一枚溏心蛋，镶着金边的二人这才调头回家。

回到家中，我奔向厨房，赶紧烧火，要做一回“添柴大将”。嬢嬢把青蒿、佛耳草从背篓倒入盛满山泉水的大木盆中，除去老茎，留下嫩叶，一丝一条地洗净。再堆堆叠叠，切成细细短节，用力揉出苦涩，摊开控干水分。守在灶头的我，再添一把柴火，灶膛里的柴火“嗖嗖”更旺了。

擦干双手，洗净大铁锅，嬢嬢从土坛中舀出村坊自榨的茶油，放入锅中烧热，将碎叶炒至慢慢转黄。她踮脚从火塘取下一块斤余的熏腊肉，带皮连筋，置于明火上尽情炙烧。糯米加水浸泡待用，糍米放入沸水锅中，等到米粒跳起舞“伸腰”时分，就赶紧捞出，泔去米汤。最后，把静置的糯米滤去水分，与煮过的糯米均匀搅拌混合。其间，嬢嬢还要适时放入腊肉丁、豆干粒、嫩青蒿、佛耳草、细盐巴拌匀，再将全部食材盛入半米高的木甑，整个置于土灶铁锅上，一时间厨房里水汽弥漫。

那一碗饭销魂摄魄，混合着泥土与草木的芬芳，葱蒿野味清馨，腊肉脂香浓郁，米饭油而不腻。等像猪八戒吃人参果一般把整碗吃光之后，家人才会慢悠悠地又一遍告诉我，这是社饭。一碗是不够的，两碗、三碗，直到见到甑底为止。

等上了小学，才知道土家人过的“社”叫春社，是立春过后的第五个戊日。这一天，土家山民会停止劳作，家家户户都要炊制社饭，祭祀土地菩萨，祈求来年的丰收和平安。原本，米饭里面只有葱蒿，有点忆苦思甜的意思。后来，随着生活水平日渐丰盈，腊肉丁、豆干粒在不知不觉中加入了，社饭变成了“忆甜思更甜”。

其实春社节早早就隐藏在古代诗文中。最早的记载，可见《礼记·明堂位》中“是故，夏酌，秋尝，冬蒸，春社，秋省，而遂大蜡，天子之祭也”。而最熟悉又陌陌生的，是陆游的那首千古绝唱《游山西村》。如今，绝大部分国人都会背诵“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”，接下来的这句才是关键，“箫鼓追随春社近”。当时，他罢官后回到故乡绍兴，从镜湖边走来。正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，他一路向西而行，悠闲自在，山外有山，流水环绕，他的心情愉悦至极。这一路的箫鼓，一路的欢悦，是诗人内心的期盼，也在讲述一个似乎消逝了的节日，春社日。

现今，在老家，春社日这个时令节日，也被赋予了新的意义。在夕阳光影的映照下，家中的嬢嬢们经过一整日的劳作，做着传承几百年的社饭，酿着几百年如一的村酒，等着外出务工的家人回家，一起吃顿饭。

春社日 春社饭

邓甯

后半夜的月亮

李宝堂

我赞美月亮
赞美前半夜的月亮，更赞美后半夜的月亮

后半夜的月亮更圆更亮
只不过像谦谦君子，不大喜欢热闹和张扬
高挂夜空，人们已进入梦乡

夜深人静，后半夜的月亮
照着长城，照着边关
照着黄河，照着长江
照着都市和万籁俱寂的村庄

连“床前明月光”
也是后半夜的月亮

更重要是
新的一天
并不始于第一缕阳光
零点钟声，零点计时，零点起步
是后半夜的月亮
唤醒冉冉升起的 太阳

遇见

多味斋